

# 喪親之痛猶未止 冀法辦黑手止暴

## 羅伯長子

# 願父慘案不再有



「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半年前的今天，70歲清潔工羅長青（羅伯）命喪於黑魔的亂磚之下，自此這位「好爸爸」與子女陰陽永訣。羅伯長子小羅接受香港文匯報獨家專訪時表示，他們一家至今仍未走出喪親陰霾，更不希望再有家庭承受這種錐心泣血之痛。眼見近日害死父親的黑魔再次蠢蠢欲動集結搗事，小羅坦言：「看到暴徒打砸搶燒，還『私了』（濫用私刑）與自己意見不同的人，真的很震驚，也很難過，非常痛恨幕後策劃的黑暴勢力。」他期望香港特區政府及警方能夠嚴正執法，盡早將暴徒繩之以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羅伯長居內地的長子小羅，以書信方式接受香港文匯報獨家專訪時表示，父親的死來得非常突然，當初得悉父親的死訊時，真的是晴天霹靂，事至今日一家人對這件事仍然覺得難以接受，「但我們相信父親在天之靈，也不希望我們一直痛苦生活，我們會積極面對未來。」

### 父盡公民義務 豈料黑魔殺人

對父親無辜遭黑魔亂磚殺害，小羅表示，所認識的父親一直與世無爭，雖然案發時他不在現場，但事後看過案發相關片段，「相信父親當時只是出於對香港的愛、期望可盡公民義務（用手机拍攝罪證）」，但沒想到會被黑魔亂磚擊斃父親。

小羅坦言，父親去世對家人造成巨大心理影響，霎時間全家人也無法接受事實，「猶幸在這事件發生以來，我們一直得到不少愛心人士的協助，包括工聯會，他們在事件發生之初，既幫處理父親後事，尊嚴且得體；也持續協助我們跟進父親合理應有的勞工權益。我們感謝香港朋友的幫助。」

他直言，「我們雖然不是在香港生活，但從新聞看到暴徒打砸搶燒，還『私了』與自己意見不同的人，真的很震驚，也很難過，非常痛恨幕後策劃的黑暴勢力。」對涉案疑兇相繼落網，其中兩人早前更被控謀殺上庭受審，他相信可以告慰父親亡靈。

香港疫情近日緩和，黑魔隨即再蠢蠢欲動出來聚集破壞，小羅期望香港政府及警方能夠嚴正執法，盡早將暴徒繩之以法，讓他們受到法律制裁，「不要再讓類似我父親的慘案再次發生。」

### 感謝各界關心 冀港恢復安寧

下月便是父親節，他雖然已經無法再與父親慶祝節日，父親的遺體亦已順利送回鄉及安葬，「但父親是永遠活在我們的心中。」他希望藉着今次專訪，「感謝各界一直以來對我們的關心，希望大家平平安安、身體健康，也衷心希望香港可以早日恢復安寧。」

事發在去年11月13日中午，暴徒在上水龍運路堵路，熱心居民趁黑魔散去之際，自發清除路障，希望盡快讓公路開通。任職食環署外判清潔工的羅伯在午膳後返回崗位，遇見市民清理路障，故參與其中。其間，一群暴徒突然折返，更向居民行使私刑，包括以棍、竹枝等襲擊正在清障的居民，其中羅伯被一枚從暴徒處擲出的磚頭擊中左額，當場暈倒，被送往北區醫院，其後轉送威爾斯醫院，最終證實腦幹死亡。

經警方緝而不捨追查後，終拘捕6名青年疑犯，但相信仍有人未落網。經過5個月蒐證，警方早前落案起訴其中兩名16歲及17歲少年謀殺、蓄意傷人及暴動3項罪名，兩名被告分別為劉子龍（17歲，無業）及16歲陳姓職訓局學生，早前被押上屯門裁判法院提堂，兩人須還押候審。



（左起）羅伯長子小羅、三弟及弟婦早前拜祭羅伯。



羅伯遭黑魔亂磚擊中左額後重傷昏迷，送院後不治。



## 市民響應悼念 分流防違限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暴徒無情，人間有愛。今日是羅伯逝世半周年，有市民擬在上水北區大會堂發起流水式悼念活動。建制派網紅「KOL100」李梓敬在社交平台呼籲市民參與，「8·31沒有死人，爛班人（爛暴派）都出嚟，11·13（羅伯遇襲當日）真係有死到人，係真係明明確確羅伯被人活生生扔死，你都唔出來嘅話，香港仲邊有得救？」

因應「限聚令」，有網民今日在上水北區大會堂側舉辦流水式悼念活動。李梓敬指出，有市民做了一個網站作分流，呼籲市民填妥，交代出席時間，盡量不會在同一時間聚集。由於主辦單位需要大量義工，他呼籲住在北區、大埔區的市民，登記成為義工，幫忙維持秩序。

## 紀念上水羅伯逝世半周年

2019年11月13日，上水70歲清潔工羅長青，被暴徒用磚砸中致死。他沒有政治思想，沒有破壞一磚一瓦，沒有阻礙行人，沒有喊過一句口號，只因要清潔道路，卻奉上了性命。

## 律師團接10求助 僅3宗有望索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執業大律師、中國政法大學憲法學博士生蕭震然因不忿正義市民遭受暴徒私刑，去年和近100名法律界人士成立一個名叫「香港熊貓大狀」的義律師團，為香港警察及其家人、愛國愛港者、內地同胞等，提供必要且適當的無償法律援助。蕭震然表示，「香港熊貓大狀」成立至今共收到10多名「被私了」的受害者求助，惟當中只有3宗個案拘捕到施襲者，或有望循民事途徑追討賠償，但其餘則成了「無頭公案」：「我哋好無奈，部分個案警方至今未破案，受害人想索償都無對象，唯有暫時作罷。」

蕭震然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向他求助的10多名受害者均非輕傷，「個個都被人（黑暴）打到頭破血流」。然而，當中只有3宗個案拘捕到黑暴施襲者，目前都在排期上堂。他建議受害者等刑罪定罪後再作民事索償，這樣就可以近乎百分百索償成功：「我都有同受害者講，等埋上訴隨時可能要等幾年，但每位受害者都覺得要追到底，佢哋想要嘅唔只係賠償金，更重要係想施襲者知道自己做過嘅嘢係有後果、責任。」

蕭震然續透露，其餘個案至今都未有拘捕到黑暴施襲者，成了「無頭公案」，令其團隊和受害者們感到十分無奈和氣憤：「有幾個個案都自行畀咗唔少醫藥費，持續咁問我哋有無機會拎得返，但我哋都真係無辦法，所以團隊都幾氣憤。」幸好受害者仍可向社會福利署的暴力及執法傷亡賠償計劃申請賠償資助，惟由於部分受害者是內地旅客，現時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而未能過關去接受社署的調查，索償因而拖慢了。

## 「血照」膺獎 黑魔逍遙 遇襲者：這公平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黑魔在全港各地濫用私刑、掀起腥風血雨，去年11月11日地盤工人李先生在馬鞍山被人活活燒成火人之際，來港經商青年楊先生，同日亦在旺角被暴徒「無差別」圍毆，而其被鐵錘亂砸，血流披面的一幕被路透社記者攝入鏡頭，成為黑暴鐵證，該照片更獲今年普利茲突發新聞攝影獎，然而楊先生接受香港文匯報獨家訪問時慨嘆，鐵證如山下，香港及國際上部分政棍仍是非不分「盲撐」暴徒，兇徒亦逍遙法外，他氣憤地說：「一個無辜路人受到黑暴襲擊，拍照的人（記者）一身榮譽，但對我卻問都不問，這難道不可笑嗎？這對我公平嗎？」



楊先生遇襲照片獲獎，傷者卻無人問津。

去年11月11日，27歲的楊先生從深圳來港出差，卻不幸遭到暴徒「無差別」襲擊，徹底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當天，楊先生為尋找入住酒店，途徑暴徒聚集的旺角。他其間雖無做任何挑釁動作，僅因為拿出手機覆短訊，但即引起作賊心虛的黑魔起疑，加上他操普通話，暴徒大叫：「中國人！」然後便有上百人似鯊魚圍獵物般，一擁而上把他圍毆。

眾人用鐵錘、雨傘等擊打楊先生的頭部和身體，將他打得省人事，中指橫斷骨折，部分黑魔更趁火打劫，他的錢包和手機亦被洗劫一空。生死懸於一線之際，猶幸獲路人及警員到場營救才挽回一命。

事隔至今整整半年，傷口雖然漸癒，但傷痕永不磨滅，更留下可怕的後遺症，「中指神經永久損傷，不能自由屈伸和勾起重物，頭上的疤痕亦不能再長出頭髮，還時常頭痛。」他不能再做回從前的工作，治療亦花費不少，傷害他的兇徒卻仍然逍遙法外，他感到憤怒又無奈。

### 路過打成殘疾 遭剝奪生存權

楊先生說，他原本從事手機配件貿易，做這一行要掌握試機和維修技術，需要從業者有一雙靈巧的手，但暴徒們卻

剝奪他的謀生技能。「我原本是一個健康的人，只是因為路過就被襲擊成殘疾，還丟了工作，說心裡不恨是假的。」

過去數月，楊先生經常一個人躺在出租屋裡，不敢出去見人，還一度靠借貸治病。他試過搵工，但很多公司見到他頭傷疤就連連搖頭，反而被質問他是不是壞分子與人打架，手指的殘疾亦限制他做其他技術性工作。幸好最近一名朋友伸出援手，聘請他做收發快遞等勤雜工作，才擺脫困境。

楊先生表示，自己不願意一直活在陰影中想不開，會繼續努力生活，靠自己賺錢。

他亦沒有用自己的遇襲事件，發起募捐，僅在早前申請了香港政府的受害人賠償款，但因為疫情，現在仍未入賬。但他表示，絕對不會「大度」地原諒兇手，因為正義不可缺席，施暴者應該得到懲罰。

諷刺的是，路透社曾拍攝到楊先生受襲的相片，這張相片後來成為該機構獲得今年普利茲突發新聞攝影獎的其中一張作品，但楊先生的遭遇並沒有獲得同樣廣泛的國際關注。在得知與自己有關的照片得獎時，楊先生覺得十分荒謬，「一個無辜路人受到黑暴襲擊，拍照的人一身榮譽，（政府、社會）對我卻問都不問，這難道不可笑嗎？這對我公平嗎？」他的質問鏗鏘有力，引人深思。



傷頭無法長髮



傷指無法屈伸